



□文登跃

虽说已是3月，可清晨起来，空气中仍透着丝丝寒意。勤劳的人们早已在满是期待与希望的田野里忙碌。那滔滔不绝的黄河水，顺着村里的6支干渠，一路欢腾，哗哗地流向各斗口的支渠，宛如涓涓甘霖，滋润着苏醒的麦田，也流入了那含苞待放的桃园、果园……

我久久地站在田间小路的地头，身旁那欢快跳跃的渠水声，竟似低吟的军号，在我耳畔悠悠回响。此刻，我心潮澎湃，思绪回到了40多年前那波澜壮阔的场景中。

1976年的那个冬天，凌晨5点半，外头还是一片漆黑，人们正沉浸在甜美的梦乡。突然，一阵激昂的军号声骤然响起，瞬间打破了夜的宁静，将睡在郭平店村的劳动者从睡梦中唤醒。大家亲切地相互催促着，开始洗漱，匆匆吃过早饭，便扛着工具往工地赶去。

我们的工地，就在永济上高市村的引黄总干渠上。

从郭平店村到上高市村，差不多有五六里路，步行得20来分钟。我们仨一群俩一伙的，肩上扛着铁锹，身上挎着装着碗筷和水杯的背包，在朦胧的夜色里，沿着小道朝着工地进发。赶到工地的时候，东方才刚刚泛出一缕鱼肚白。工地已是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远处的土堰上，红旗猎猎，在寒风中发出“啦啦”的声响。干渠下，人们不顾寒风凛冽，个个精神抖擞，挥舞着手中的铁锹，热火朝天地挖土开渠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

干渠上，机器马达带动着卷扬机，发出“咔咔”的转动声，将装满土方的小平车，从渠下缓缓地拖向渠顶。在男青年们的熟练操作下，小平车沿着坡道上上下下，来

回不停。“加油，加油”的呼喊声与劳动的哨子声交织在一起，此起彼伏。那壮观的劳动场景，构成那个时代的雄壮画卷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在运城地区，为改变“十年九旱”的恶劣条件，确保粮棉稳产高产，修筑横贯永济、临猗、盐湖、夏县的水利工程——尊村引黄总干渠被提上日程。它是当时山西省抽水量最大，灌溉面积最多的引黄工程，可灌溉运城地区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积，被誉为河东大地的“红旗渠”。

永济举全县之力，积极投入其中，趁着冬闲，一场“引黄大会战”轰轰烈烈展开。太阳升起时，大伙早已汗流浹背，有人把围巾扔到了一边，还有人脱掉了棉衣。中午12点，人们围坐在一起，一边谈笑，一边吃饭，尽情享受劳动后这短暂的快乐时光。

那时根本没有大型机械设备，开挖渠道全靠人力，一锹一锹挖土装车。我们关家庄村的挖土地段，就在上高市村引黄干渠的最高点，依据公社技术员规划，渠道呈上宽30米、深13米的巨大梯形。这里不仅出土量大，施工难度更是超乎想象。挖出的土方全堆在渠的两边，可以想象它的高度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人们只能用老办法，从下往上一级一级地翻土。等挖到五六米深的时候，就在陡立的坡上开辟出一条斜坡小道，用小平车装满土，再由几个人前拉后推，将土运到渠顶。这样，明显省力，还加快了进度。我们队里有10多名年龄20岁上下的年轻妇女组成了“铁姑娘战斗队”，干起活来丝毫不比男劳力逊色。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年仅18岁的小姑娘官雪亲，别看她身小单薄，着装朴素，

可干活动作利落。她飒爽英姿的身影不时传来几声悠扬的歌喉，增添了欢快的气氛，让人们在愉悦中忘记疲劳，更加干劲冲天。

夕阳余晖下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在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中，收拾好工具，踏上了返回住地的路。

时光就是这样一天天流逝，一个月，两个月……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施工难度越来越大。再后来，渠道挖到10多米深时，用上了卷扬机，机械传动进行运土作业，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如歌。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，终于完成这一浩大的引黄工程，引来了黄河水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如同奋进的军号再次吹响，引黄干渠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巨变。淤积、渠道防渗工程稳步推进，各大支渠斗口、桥梁都实现了翻新提升改造。沿黄总干渠上的道路拓宽了、硬化了、畅通了，信息化、科学化管理，让引黄渠给永济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40多年来，引黄干渠这条凝聚着人们血汗和智慧的“母亲河”，一路蜿蜒，奔腾不息，用她的乳汁滋养着人民的心田。

40多年来，引黄干渠这条造福河东百姓的“幸福渠”，始终滋润着这片丰饶的土地。它与阳光相伴，与星月为友，如涓涓细流，无声地浇灌庄稼田园，造福百姓。

漫步高高的引黄干渠上，只见广袤无垠的沃野中，层层叠叠的麦田泛起绿色的波浪。果园里，春浇的水面闪耀着片片银光，早开的花儿如天边落下的七彩云霞。空中不时传来鸟的欢唱，与滔滔的引黄渠水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幅动人的美丽风景。



那人 那年表彰会上的榜样

□王玉中

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，刚参加工作的我，接到时任联校干事、挚友李更新的通知，和他一同代表永济常青联校到黄营联校参加“全县教育管理先进单位”表彰大会。按照安排，要先到县教育局集中，然后统一坐大巴车前往。由于我们所在的常青联校在全县最北边，教育局在最南边，黄营联校在最东边，这样来回跑，既劳神又费力，于是我们就申请直接奔赴黄营联校。

到了黄营联校的大会报到处，掀开门帘，看到屋里坐着七八个人，我们随手递上会议通知，一位瘦削的、看上去年逾五旬的同志走上前来，又是搬凳问候，又是递茶倒水，很是热情。由于我们先到，就提出先去转转。来到校园，看到整洁卫

生的校园、书声琅琅的教室、满面春风的教师和礼貌文明的学生，心里不禁暗暗对这里的管理赞赏有加。

不知不觉我们会会场时，相关领导、教师和学生已来的差不多了。我们又看到那位老同志跑前跑后，搬椅子、找座位。

会议开始不久，只听局领导说：“下面请先进单位代表黄营联校的校长王宝亮同志介绍经验。”在一片掌声中，走上发言席的正是那位忙前忙后的老同志。我和更新对视一眼，不觉哑然。后面的经验介绍我一句也记不住了，但此时我对王宝亮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

会议结束后，我俩驱车去黄营联校下辖的高淮学校，顺便看望了一下更新的老同学邵建波老师。见面寒暄后，我们互相聊起了自己的工作情况。只听建波说：“我自从

被分配到高淮，不到一年，王宝亮就到高淮学校来了几次。每次见面他总是询问我们是否有困难，工作是否有压力，是否住得惯，是否吃得好，并且每次他都是骑着自行车来。他从不打招呼，深入学校推门听课，开教研会，查放学队，看灶房饭，还把自己的一辆旧自行车送给我。跟着这样的领导，能不好好干吗？”听完他的话，我对王宝亮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从教几十年，每遇到和王宝亮相识的同事，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。时至今日，如果让我和王宝亮相面，我不大可能认出他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只是一个瘦弱、朴实、随和的人。短暂的交集，我们可能都无对话，但“王宝亮”这个名字，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，成为我一生为人处事的楷模。



□黄立会

近日去乡里赶集，在一家摊位前正挑东西，忽听身后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转身定睛一看，原是一对小夫妻正在爆玉米花。只见女人两手张开一个长条状的塑料袋，男人用一个小瓢把刚爆出来的玉米花往袋子里装，边上的空地上堆起一座小山似的玉米花袋子，却很少有人问津。看到这种状况，不由得想起我们小时候抢吃爆玉米花的情景。

那时候每到冬天，爆玉米花的师傅就用小平车拉着一台被烟火熏得乌黑的爆米花机，带着炉子、风匣、炭盆，以及盛玉米花的圆形铁丝网笼、长布袋儿，到村里来了。在村口或是村中巷口找一块空地，卸下家什，支起风匣，点燃火炉，架起爆米花机，然后拿起洋铁盆随意敲打几下，嘴里吆喝一声：“嘣玉谷豆喽——”爆玉米花的营生便开始了！

“嘣玉谷豆”就是爆玉米花。那时候食物匮乏，人们填不饱肚子，家里也没啥零食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成天像小娃盼过年一样，巴望着爆玉米花的师傅来了母亲能给我们爆一两锅玉米花吃。所以一听见师傅的吆喝声，我们便赶忙从盛玉米的缸里舀一两碗玉米倒进布袋里，从炭堆上拾几块无烟煤，急匆匆地拉着母亲向爆玉米花的地方奔去。短短几分钟时间，爆玉米花的场地便聚集了好多乡亲。

爆玉米花的师傅是个皮肤黝黑、脸呈古铜色的干巴老头。见有顾客到来，他便接过装玉米的袋子，先用一个中等个儿的搪瓷茶缸在袋子里舀一缸玉米出来（一茶缸为一锅，爆一锅掏两角钱加工费），倒进一个装有计时器的椭圆形爆米花机子里，封好盖子，定好时间，安放在火炉上。之后一手摇着爆米花机，一手拉着风匣鼓动炉火，火苗便舔着快速旋转的爆米花机不停地转动。大约经过五六分钟，待温度达到一定高度时立马停火，拿下爆米花机，把出口对准旁边已放好的铁丝网笼口。然后一脚踩稳机子，一手扳动开关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震天巨响，方才在锅里烤得焦熟滚烫的玉米粒，一下子全被嘣到了长布袋里，一股白色烟雾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出场一样忽地升起，浓香的爆玉米花味随即四散飘开。烟雾弥漫中，饥肠辘辘的我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冲上前去，满地捡拾嘣飞出来的玉米花，全不顾师傅的提醒，也不顾玉米花烫手，抓起来就往嘴里塞。哎哟！那玉米花热热的、香香的，吃到嘴里脆脆的，真乃美味。大家边捡边吃，边吃边闹，别提有多开心。

有时嘣到笼子外面的玉米花少，我们捡不到几个，主家便会给我们每人抓一把让吃。最幸运的是有时候连接铁丝网笼的布袋口没扎紧，巨大的气流瞬间把布袋口冲开，一股雪白的玉米花就像决堤的洪水似的“哗”地从袋口喷出，嘣得遍地都是。在师傅和主家一时懵了不知所措的当口，我们早已像冲锋的战士一样蜂拥而上，连抓带掬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玉米花拾得干干净净。遇到这种情势，主家也只好无奈地摇头作罢，爆玉米花的师傅忙不迭地赔笑脸说好话，然后再给免费爆一锅了事。

现如今，爆玉米花的营生虽然少了，但依然存在，成了升腾在农村街头巷口的烟火气。尤其是在清冷的冬季农村，只要听到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那多数是个爆玉米花的摊子。在城市街头或者超市、自助店里，也有了专门的爆米花机，把玉米粒从下面倒进去，玉米花便从上头冒出来，既环保又卫生。

如今，爆玉米花由过去的抢嘴零食变为人们的消闲食品之一，那份留存的温暖记忆依然令我不时回味。

爆玉米花，升腾在农村街巷的烟火气